

憶文著

玉珮金犀

上冊



玉珮金犀

上冊

憶文著

洛陽，這一座古城，位於河南省，不但是關洛的大都市，更是古代王朝的建都重鎮。北靠黃河，南臨伊洛二水，東方控制汜水，西控嶠山，四周均極險要，乃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。

縱橫密織的街道，建築宏偉，古蹟很多，往來如潮的商客行旅，一年到頭，絡繹不絕，從早到晚，總是熙來攘往十分熱鬧。因此酒館茶肆，客棧車店的生意，特別興隆。尤其是鏢局裡的業務，也更是忙碌得不可開交。

在洛陽城內東大街，最大的一家鏢局——嵩陽鏢局，巍峨高大的門牆，矗立在模糊的月光下，也只是一座巨大龐朦的暗影，院中各房間，寂無人聲，空蕩蕩的一座大宅院，倒顯得寂靜起來。

這時所有的人，都已經進入了黑甜鄉。不過在前面一進的一排房屋中，却有一間，從窗戶裏却透出一點微弱的光亮，而且窗戶紙上，也隱隱約約地映出一個人的影子。

屋裏坐的是一位少年，名叫路永坦，他正在暗澹的燈光下，手中擺弄着一塊玉珮，而且在他俊秀的臉上，却表露出滿是悲戚之色，兩隻眼睛凝視着手中的這塊玉珮，怔怔的像是想宗心事，一會兒嘆息，又一會兒蹙縐眉頭。

1

往事就像一張張的畫一樣，清晰的顯現在他的腦海中。

在三個月以前，在四川省安岳縣的一個小村子裏，在一個淒風苦雨的夜晚裏，和他相依爲命的老人家路成，和他永訣了。在他臨終彌留的時候，突然振起精神，顫巍巍地伸手入懷，從懷中兜袋裏摸出一塊玉珮，交給路永坦，並且聲音極爲微弱斷斷續續地，說道：

「少爺，我……我……不行了，我要告訴你，隱藏了十五年的一个秘密，在你一歲的時候，你們全家遭遇了一件奇禍……當今的皇上，那時還是燕王，在太祖駕崩之後，藉口靖難逼退幼主，自登帝位。當時一般前朝的大臣，凡是忠良之士，都不肯附從，極端的反對。你父親當時是太常寺的少卿，跟隨方孝儒先生，一起激烈的反抗，結果，惹惱了燕王，便下詔將你父親的全家賜死，我聽到這個消息，便在最危急的關頭，便和另外一個家人，分別帶了你和你的哥哥，偷偷逃出……我帶着你東飄西蕩，南躲北藏，惟恐被官家搜查到處死。轉眼偷生了十五年。如今我已不行了，不能再告訴你很多了。」

「這塊玉珮是當年逃難分手時的信物，共有兩塊，你的這一塊是陰面，雕的是隻鳳，另外的一塊是在你哥哥手中，是陽面，雕着一條龍。你哥哥比你大三歲，算起來現在也有十九歲了。咳……我死了以後，你就到洛陽的嵩陽鏢局去，去投奔我的表弟，他叫戚宏達，他在那兒作鏢師。同時，你要尋求名師學成武藝，就算不能爲父母報仇，至少也能走遍天涯海角，去找你的哥哥，你們兩個人在一起，要好好的學會武藝，同心協力，努力向上，保住你們的生命，不要叫官家逮住你們，斬首處死，千萬要記住我的話，今後要多加小心！我……我

……不能再……再照顧你了……」

路成說到這兒，已經像是氣力用盡，兩片嘴唇只有顫動的份兒了，不能發出聲音來，目光忽然鬆弛，眼臉慢慢的閉上，一陣急促呼吸之後，便嚥下最後的一口氣，頭兒一栽，便撒手與世長辭。

路永坦懷着萬分悲痛的心情，草草的埋葬了路成的屍體，爲他辦完了後事，然後，兩眼含着熱淚，寂寞淒涼的，帶着一顆破碎的心，向着河南，踏上茫茫漫長的旅途，直奔洛陽，去尋找戚宏達。

一個多月的早行夜宿，間關跋涉，他終於來到了這座古城——洛陽。八月，正是秋高氣爽，商業繁盛的季節，北貨南下，南貨北上的時期。洛陽本來就是一個通都大邑，貨物集散的中心，這時正是人車往來最多的時候，嵩陽鏢局因爲生意興旺，裏外上下，正忙得不可開交，大門前擁擠着許許多多的人馬和車輛。他剛走到門口，正猶豫着在打量時，如何進去找人時，猛聽周圍人聲一哄，一陣騷亂擾動，擁擠在路中間的人們，都一起向路旁兩側閃開，讓出一條路來。

他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，正在發楞時，便聽到一陣急遽的馬蹄聲，由遠而近，眨眼間便迫近面前，等他轉身一看，再要閃身躲避時，一匹高大雄駿的黑馬，已經撲奔到背後，眼看着兩隻前蹄就要踩上他。

驀地，馬上的人，身子一長，手往上一抬，拉緊韁繩猛然一滯，然後身子往下一沉，口

裏一聲輕喝「起」就見那匹馬，前蹄往上一揚，兩腿一曲，後腿一豎，昂首「嘩」的長嘶一聲，兩隻前腿已經舉起，竟然人立起來。

這工夫，路永坦也弓腰閃身，兩腳點地，一個鷄子翻身，便跳到路旁，喘息未定，却見馬上那人，只是雙手一按鞍橋，整個身子便輕飄飄地平縱起來，從馬頭上一躍而過，正落在路永坦的面前。

那人似剛要說話，忽然，又是一陣馬蹄聲，奔向這邊，抬頭一看，一匹雪白的駿馬，正對着二人跑來，馬的腳步剛剛放慢，綠光一閃，從馬背上又跳下一個人來，全身湖綠色衣裳的少女，恰好也站在二人身旁。

她脚才一沾地，馬上就向先前那位年輕人，嬌嗔道：

「嗨！表哥，你怎麼老不聽話嘛！爸爸不是不許我們，在城裏街上快跑的嗎？你看，現在差點不就踩傷了人？有多麼危險！」

說着，兩顆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滴溜溜地向路永坦臉上一轉；待她一見路永坦，雖然是衣裳樸素，風塵僕僕，一副鄉下田舍郎的打扮，可是，那張英俊的臉上，却是流露着落拓不俗的神氣，而且，那種挺拔的精神，更是引人注意。更爲奇怪的是，他的面貌竟和她表哥，長得十分酷肖，這一來，她不由得略一驚愕；多看了他幾眼，隨又嘟起小嘴，兩眼直瞪着她的表哥。

她表哥被她幾句話一埋怨，眼睛一翻，用手指着路永坦，向她說道：

「妳就知道囑囑，慢慢走，比騎驢還叫人討厭，那倒不如用腿走啦。再說，我們在路上，那踩到人了？誰曉得，到了門口，反而碰上這小子，妳看別人都讓出路來，站到路旁，只有他，呆頭呆腦，東張西望，好像失魂落魄似的，也不知道閃開，站在一旁，仍然站到路的中間，別說沒踩到他，就算踩上了，也只能怪他自己不小心，他還能埋怨了誰呢？妳看他這副鄉巴佬的樣子，傻兮兮的，好像長到這麼大也沒有到過城裏來過，反應遲鈍，動作緩慢，妳怎能埋怨我騎得太快呢？」

路永坦聽他倆說完，這才看清那男的，年紀不過二十上下，面目俊秀，丰度瀟灑，精神奕奕，氣宇軒昂，顯然功力不弱。只不過，臉上透出一副盛氣凌人的傲態，有些目中無人的樣子；而那少女，却只有十五六歲的模樣，剛才她說話時，眼光向自己臉上一掃時，已經瞥見她清麗絕俗的臉兒，長得十分艷麗，而且聽着她那銀鈴般的聲音，心中說不出怎的，竟會怦怦的跳個不停，臉上也一陣一陣的發熱。這會兒，不知不覺，忍不住又向她偷偷一瞄，誰知道，她那雙晶瑩如同秋水般的大眼睛，也正向他細細的看著呢。

路永坦不由得臉上更增加了紅的深度，連忙掉轉頭部去看別處，同時，心頭更是跳得厲害，竟沒聽清楚那女的表哥說些什麼。

少女看見他，也只是楞楞的紅着臉站在那兒發起呆來，好像也沒有聽到她表哥的話似的，不由「噗嗤！」一笑，隨口便說道：

「表哥！你總是只顧自己的高興，就不顧別人的死活，常不聽別人的勸告，任所欲為，

你要小心，如果讓我爸爸知道了，一定又不喜歡了，你會受到他的責備。好在馬沒有踩到他，我們快進去吧！」

說完，一面和表哥牽着馬走進鏢局大門，同時，禁不住，又回過頭來看了路永坦一眼。6
等他們進了大門，看熱鬧的人也逐漸的散去，一個鏢行的伙計，一面仍舊去整理貨物，一面却向同伴說道：

「咱們這位表少爺，可真難惹，兩隻眼睛長在頭頂上——目空一切，脾氣不但大，而且做什麼事都特別任性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說怎麼做就怎麼做，毫不給別人打算打算，我就連總鏢頭，對他也無可奈何呢？」

另一個伙計接口道：

「你別不服氣，人家是表少爺，又何況鏢局裏的老闆又沒有兒子，僅有這個唯一的女兒，將來兩個人一結婚，所有的家當不全都是人家的啦。而且，他那身功夫，更是了不得，咱們可是連個邊兒也夠不上哩！你沒看到剛才，他在馬上露的那手『大力金剛墜』的功夫嗎？乾淨俐落，也錯非是他的那匹黑風駒，如果換了另外一匹馬呀，早就被他壓斃了。還能站得起來嗎？」

路永坦這時還怔怔地站在那兒出神，聽他們這麼一說，才知道那一男一女的關係。男的是鏢局主人的表侄，女的是鏢局主人的女兒，兩人竟是表兄妹。

路永坦連忙上前，向他們打聽戚宏達的住處，那個伙計聽他說要找戚宏達，於是就帶他

進入鏢局，正巧戚宏達就在鏢局裏面住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

路永坦見到戚宏達，口稱表叔，假說自己是路成的兒子，是遵照老父臨終之言，來此投奔表叔，戚宏達倒也深信不疑，並且感嘆一番，將路永坦安排住下，同時也讓他局裏作些雜事，維持生活。

三天之後，戚宏達奉鏢局之命，跟着另外一位鏢頭和另外一位鏢師，保着一趟鏢到安徽去，說是一個月以後，才能回來，臨行時，再三叮嚀路永坦，叫他在鏢局裏面，小心謹慎，對人要謙恭有禮，少說話，多做事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多向別人去請教，千萬不要自作主張，免得出錯。

半個月，轉眼過去了，路永坦在「嵩陽鏢局」裏，也漸漸的熟悉起來，在許多鏢師和伙計們的口中，才知道嵩陽鏢局裏的詳細情形。

原來，嵩陽鏢局的主人，金面佛手甘永長，是武林中有名的嵩陽派門下，是嵩陽派第三代的最末的一個弟子。年在五十歲以上，由於一張特殊的色如淡金的黃臉，而且仗着一身高絕的武功，和一枝獨特的兵器佛手筆，在江湖上，尤其是在大河兩岸，名震一時；他的妻子早逝，只生下一個女兒，從小便嬌生慣養，另外有一個內侄，從小由他撫養長大，這兩個人，正是路永坦來的那一天，在大門口外所看見的一男一女。

嵩陽派有一個特殊的規矩，從開山祖師嵩陽長老以來，便已經訂定每輩弟子，每人只能收有三個徒弟，不能多也不准少，即使親如家人父子，也要先定為師徒關係，然後才能授以

武藝；所以他除了一女一甥之外，另外只收了一個徒弟。

因此，金面佛手甘永長，雖然名震大河南北，在洛陽是出名的人物，在武林道中是有求必應。廣結善緣。可是他不管是誰，無論怎麼懇求，也絕不再多收一名徒弟，嚴守派規，並且，也絕不肯傳授一招半式。

更怪的是，無論是他自己練功夫，或是傳授徒弟武藝時，也絕對不讓別人看見，鏢局裏的人，只知道他師徒的本領十分高超，但是卻從來沒有一個人知道，他們是在什麼時候練的功夫。

路永坦本來滿想能在嵩陽鏢局裏，多混些時日，便可接近金面佛手，求他收錄門下，學成一點本領，以遂自己的平生心願，可是，當他明白了這番情形之後，心頭不禁涼了半截，再也不抱著一丁點兒的希望。

今夜，月色微明，夜涼如水，人聲寂寂，廣大的庭院，別無所聞，只有秋蟲鳴唱的聲音，此起彼落，交織成一曲幽怨感人的秋聲，令人悲感交集，思緒起伏。路永坦在這夜深人靜，萬籟俱寂的時刻，思前想後，難以入睡。想起自己淒涼的遭遇，更感到世路茫茫，孤寂難過，現在既無家，更沒有一個親人在身旁，依靠別人，又能到幾時，路成臨終時告訴自己尚有一個哥哥，可是在這廣大的土地上，茫茫人海中，要到那兒去找尋呢？躺在牀上，輾轉反側，越想越煩，越煩越發睡不着了，於是率性起來，挑燈獨坐，想起一幕幕的往事，不禁長長的歎了口氣！同時兩眼也濕潤了。

這當兒，蠟淚已乾，室內黑暗下去，可是天上的月兒倒反而放出光華，於是，他站起身來，穿好衣服，輕輕推開房門，走到庭院之中，想在月光皎潔的照耀下，散步去散散心，瀟去心中的煩惱，可是當他剛一邁步往前走動時，猛見對面房頂上，一條黑影疾如鷹隼般，一閃即逝，不見影踪。

路永坦方自一驚，這個人的輕功倒是了不得，行動迅速，身輕似燕，他本想招呼隔壁的鏢師，起來在院中各處搜尋一回，可是又怕是自己由屋中出來眼花沒有看清楚，如果把鏢師喊醒，結果沒人，反而不好。正在猶豫，忽然又看到一條黑影，像一隻大鳥般，從前面的牆上，隔著六七丈遠，竟然凌空飛起，落向後進花園。

這一來，路永坦不由心中一動，他知道後進花園乃是鏢主金面佛手的住處，這兩條人影莫不是……

念頭一轉，他便躡手躡腳，身子緊貼着牆壁，悄悄向後院走去。

待他走到後花園的牆下時，仰頭一望，正好見到有幾棵高大枝葉濃密的老樹，於是提起一口真氣，輕手輕腳，大氣也不敢出一口，爬上樹去，剛好高出圍牆；當下便找到了一枝有碗口粗的樹枝，枝多葉密的地方，隱住身形，探頭向園內看去。

這一看，他心中只覺一陣緊張狂跳，不知是驚是喜，急忙屏住呼吸，不敢弄出半點聲響，以免驚動園中的三個人。

只見，月光之下，花園中間，一塊小空地上，站着一個人，正是金面佛手甘永長和他的

女兒甘郁馨，內侄岳中嶽。

金面佛手面色凝重，對二人說道：

「轉眼就是重九之日，今年正是我們嵩陽派，開山大聚的日子，同時，也就要在這次大會中，選出下代掌門人的繼承人。中嶽你的資賦，確是上駟之材，而且在本門絕藝的天罡劍上，也頗有出神入化之處。剛才你們兩人練了一趟輕功，我也覺得很滿意，只是掌上的功夫還要多磨練；我希望你能在大會中，顯露才華，奪取殊榮，光大本派門戶；至於馨兒，妳的進步雖然也不小，可是比妳表哥，到底差了一些，妳也要努力加緊練習，別在掌門人和各位長老之前，丟人現眼，叫爸爸臉上無光。」

說到這兒，金面佛手的話略爲一頓，然後又說道：

「中嶽，你再把劍法練一趟，讓我再注意看看！」

岳中嶽聞言，應聲而出，手裏提着一把寶劍，往場中一站，凝神聚氣，歸本調元，真氣內斂，運動於臂，左腳往外踏出半步，右手將劍橫舉平肩，左手單掌一豎，食中二指直伸，其餘三指微向內曲，護定胸前，恍如淵潭嶽峙，這正是嵩陽派看門絕藝，天罡劍的開招之式，由運氣、持劍、停樁、攻擊的出招的式子。

不但路永坦隱藏在樹上，聚精會神，看得呆了，便是甘永長父女二人，也是屏息肅容，不敢冒出一口大氣，來擾亂他的招式。

這當兒，岳中嶽已經引劍發動，開始時劍勢稍微緩慢，兩三招後，劍勢由緩而快，招招

連環，而且，在二十丈以內幾乎完全籠罩在一片劍光之下，只見一團白光閃動，既不見劍身，更不見人影。路永坦雖然用盡了目力，也看不清楚究竟何者是劍，何者是人，只看得眼花撩亂，目瞪口呆。可是，再往地下一看，更是驚奇，只見地面上，一共才踩下十六個脚印，並且每個脚印的距離都是一樣不說，却都是按着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的五個方位，再從每一位化出三個方位，和四個中間的正位加在一起恰好成爲十六個方位；明明看見他騰躍縱挪，彷彿是一隻穿花蝴蝶般的飛舞。然而，竟才只踏了十六個步位，都是沿着外圈踏下，恰好連成了一個圓圈。

路永坦這才暗裏驚服，果然天罡劍威震武林，名不虛傳，內力充沛，劍招快速，遊走成環，近則可取對方要害，並且側轉護身，使對手無法近前。他沒想到竟在無意中，能看到嵩陽派的不傳之秘，一時也說不出是驚是喜，但當他還沒想完同時，那下面的情勢又有了極端的變化。

岳中嶽手中劍勢，忽又一慢，而身形也穩了下來，但見他面上神色凝重，倒像反而不吃力一般，仔細一看，才聽出每當他一劍出手，竟都夾着嘶、嘶、輕輕的嘯音，而且劍尖向下指着花草時，花枝彎曲，草葉低俯，彷彿被微風吹倒一般，劍招一過，枝葉又恢復了常態，路永坦越感到奇妙。

路永坦却不知，這便是天罡劍中，最厲害的十二招絕勢，追雲偃月十二式，這完全是用內家功力，催動劍勢，身上勁力，由劍而出，專門用來對付和突破內家掌力，以強勁的內力

，可以攻強摧堅，置敵人於死地，那前面十六步，却是利用外家的捷勁之功。

轉眼，岳中嶽十二招走完，用出最後一式「劍平南斗」，依然橫劍豎掌，收回門戶，氣不長出，也不急湧。

甘永長看他使完天罡劍，點點頭含笑道：

「不錯！你真是得天獨厚，先天內力強，姿勢正確，步方不亂，學有深得，只要到時你不慌張，劍招能夠得心應手，一定能比一般師兄弟出色；最近你要每天好好的練習，使每個招式都能熟練！」

甘郁馨這時在旁却一跺腳，笑嘆道：

「表哥！你別太得意，爹說的話，我可不服氣，要不要我們兩個比劃一下，看看究竟誰的功力好？」

躲在樹上的路永坦，剛才一看到她時，本是既驚且喜，但是因爲一心只注意到岳中嶽練劍，倒忘了別的心思，更沒有理會她。這會兒，她一說話，不由得一顆心又隨着緊張起來。

自從那天初到此時，像是驚鴻一瞥似的，見過她一面以後，十多天來，路永坦的心內，在淒涼悲苦的情緒之外，更加上一種說不出來的惆悵而落寞的愁思，腦海中竟然再也拋不開她的盈盈倩影，和那雙明亮脈脈含情的大眼睛，再加上一嘴潔白的玉齒，真是越想越忘不掉，時時刻刻都在腦海中浮現出來。

說也奇怪，路永坦有生以來，東奔西走，從來未接觸過女孩子，也未曾對女孩子多瞧過

一眼，更談不到動過什麼心情，甚至說連男女間兩性相愛的事情，也沒有聽說過一次，只有這一次，竟然由無意中看到甘郁馨，而發生了如此大的感觸，無時不在想念中，心中總想能夠多看到她幾眼。

便從那天起，一方面，路永坦渴望再看到她，可是心中又怕見到她，因為一方面想到自己的身世和處境，孤身一人，無依無靠，現在在嵩陽鏢局僅是一名雜工，怎能妄想去接近甘郁馨，就是見面後，甘郁馨怎能多理會自己呢！不由得又極力的想壓制住這股莫名其妙的情懷，倒不如不見面的好。

這時，聽到她清脆悅耳的話音和嬌美動聽的笑聲，再看到她站在月光之下，風姿綽約，亭亭玉立的身影，簡直就是嫦娥重到人間，心裏只是翻騰跳動，兩眼痴呆呆的不敢轉動一下的看個不停，心中更有說不出的是什麼滋味。

岳中嶽聽她說完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剛要開言，金面佛手甘永長，却已說道：

「馨兒不要胡鬧，倒是妳也該走一趟劍，讓我看看，那幾招的式子需要更正，或者是更需要再多加強練習，現在可不是鬥嘴的時候，更不要比劃啦。」

甘郁馨聽父親說完，便也提着劍，走到場中，和岳中嶽同樣身形步法，照樣練完一趟天罡劍的十二招式。

路永坦雖是外行，但是也看出她的功力，比起岳中嶽來，可要差得一大截。尤其是在內力上更遠不如岳中嶽了。

因爲她的身形不正，步法散漫，脚印不深，脚踪不整，尤其是到最後那幾招，劍一出，並沒有聲音發出，而且劍尖下擊時，花草並未稍動，而且氣粗口喘，那豈不是和岳中嶽差得太遠了。

月移星轉，露濃霜重，這時由遠處傳來三下更響，時已夜半，金面佛手便帶着兩個人，走回房內休息去了，路永坦也悄悄的從樹上爬下來，連大氣都不敢出一聲，循着原路，回到房內安睡。

次日將近晌午時光，嵩陽鏢局的門口，來了一位鬚髮斑白的老頭，正好路永坦這個時候在門前做事，那老頭便向路永坦一點頭，說道：

「小兄弟，煩勞你通報你們的總鏢頭一聲，就說孤峯上人樂以山來訪。」

路永坦聽他一說，再仔細打量他一下，這才發覺到，這老頭不但衣袂飄飄，臉上五綵銀鬚，飄灑胸前，仙風道骨一般，而且兩眼精光閃閃，滿面紅潤，講話時，聲音不但宏亮，簡直句句震人耳鼓，雖然貌似老年，但體力却比年輕人還壯，沒有一點老態現象，心知這位老人家必是大有來頭。

趕緊一面答應，一面返身奔向後面，恰好這個時候甘永長正從花園走出來，一聽路永坦說孤峯上人來訪，忙不迭的，跑出門，前去迎接。

路永坦跟在後面，方走到門口，已看見甘永長鏢主一揖到地，狀極恭謹，恭身向那老頭道：

「不知師兄大駕光臨，有失迎迓，請恕師弟之罪，長途跋涉，想已勞累，即請師兄大駕到後面休息！」

孤峯上人樂以山，手一擺，搖頭說道：

「你我弟兄，不必客氣，我是奉掌門師兄之命，有點事情特來通知你的。」說着，便走上兩步，湊上前向甘永長悄聲說了幾句話。

只見甘永長聞言後，面色驟然一變，雙眉一蹙，腦袋微搖，不由自主的低聲一呼：

「啊！糟了！……」他話還沒說完。

猛地，忽聽大門外一陣車急馬嘶之聲入耳，緊跟着便是一片人聲，哄哄鬧鬧，吵成一團，到了嵩陽鏢局大門口，竟不再前進。

甘永長和樂以山聞聲，同是一愕，路永坦在旁也是驚異，覺得空氣似乎有些不對勁，好像這些吵聲和鏢局有些關聯。

就在這一怔的工夫，甘永長和樂以山，已經連袂走出大門，路永坦也跟着走出去，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等到他們在大門口一出現，喧鬧的人聲，忽然都靜止下來，所有的人，眼睛都一齊望着甘永長鏢主。

路永坦已經看到，一輛屬於鏢局的馬車，停在門前，正是在三天前出發到湖南去的四號車，車身沾滿了污泥，駕車的趟子手趙勝，獨自坐在車轅上，頭上纏滿了白布帶，帶子上有

些地方，已被血液染紅了一大片，垂頭喪氣的一語不發，隨車去的三位鏢師，却一個也不見，車廂的門緊緊閉着。

趙勝一見甘永長來到，便從車上爬下來，剛一聲「鏢主……」話還沒有說完，似是一陣急痛，踉蹌兩步，竟然支持不住，一頭便栽倒在地，昏暈在地。

甘永長這時已然知道不對，鏢局裏此刻已出來許多伙計鏢師，連忙把趙勝抬起，送回裏面。

同時，路永坦也和另外一位伙計，把車子趕進局裏，趕散了門外那些看熱鬧的人，立即把大門關好。

到了裏面，趙勝已經漸漸得甦醒過來，鏢局裏的人這時都圍攏過來，甘永長方要問話，那趙勝却一伸手，扯開纏在頭上的布帶，衆人同是一陣驚悸，各自「啊」了一聲。

原來，趙勝的兩隻耳朵，已經齊根削去，血塊凝成兩團，叫人看了真是慘不忍睹；同時趙勝又慘然說道：

「鏢主！你去看看車子吧！」

衆人聞言，一齊奔向停在大院子裏的車旁，一個伙計，急忙上前伸手拉開車門，只聽他一聲「哎呀」便猛然地倒退了兩步，全身顫抖，臉色發白，手指着車子，目瞪口呆，張嘴結舌，好半天說不出話來。

大家一齊探頭向車內一望，也都是一陣痙攣，各個心驚膽戰，繃着眉頭，兩眼呆呆的說